

台湾欧阳剑作品集



逍

遙

宮

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第二二章

这是件大事，关金凤一时之间无法决定，她望望唐中琳道：“唐大哥的意思呢？”

唐中琳略一沉思道：“我们先回去，明天我就到天龙基地和他们商议一下，早则明天晚上，迟则后天，一定可以回来。”

关金凤道：“我一切听唐大哥的。”

接着再交代郑宝山道：“郑伯伯最好把这事先告诉王叔叔，其余的人，还是暂时不让他们知道的好。”

“老奴遵命。”

唐中琳似乎又有了新的顾虑，问道：“我想知道一下，目前谷里的家丁和仆妇丫鬟们，他们是否已有人被那女人收买？若有奸细在内，将来恐怕就有麻烦。”

郑宝山拍着胸脯道：“这方面唐少侠尽管放心，除了玉春和金菊那两个被她带走的丫头外，其余的人，都对老主人忠心耿耿。”

唐中琳道：“那就此，我和大小姐，现在就告辞了。”

唐中琳和关金凤回到山区中所藏身的秘穴，已将近四更。虽然时间这么晚了，张有道、金玉嵒、关银凤却都还未睡。他们在等候唐中琳和关金凤的消息。

关银凤得知很快就可回到逍遥谷的消息，立刻为之雀跃不

已。

金玉岚道：“老哥，你和大小姐辛苦了大半夜，好好睡一觉吧，天亮后我陪你一起到天龙基地去。”

唐中琳道：“谢啦！你要陪今晚就该陪，到天龙基地何用你陪。”

金玉岚道：“简直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今晚到逍遙谷，我本来就要跟着一起去，是你不肯，现在却又说这种话，究竟什么意思？”

张有道忙道：“你们哥儿俩别斗嘴了，现在大家休息要紧，到天龙基地的事，天亮后再说吧！”



等张有道、金玉岚和关金凤姐妹睡下后。

唐中琳便一个人悄悄赶往天龙基地。

到达天龙基地，天才刚亮，所有的人，除无情刀客吴子龙负责警戒外，其余的都还在睡梦之中。

吴子龙颇感意外的问道：“唐老弟这样早来做什么？”

唐中琳把昨夜往探逍遙谷的事说了一遍。

“那太好了，他们还都在睡觉，待会儿我就陪老弟去告诉他们。”

又过了半个时辰。太阳已经升起很高，所有的人都已起来。吴子龙便陪同唐中琳分别把这消息告诉所有的人。

由于这些人多数伤势未愈，且住处分散，不易集合起来。

逍 遥 宫

因之，挨传递完这消息，耗去了足足将近一个时辰。

众人都毫无异议，莫不希望再回逍遙谷。

就在当日下午。

重伤者由轻伤者和无伤者扶持。

现存的十八名贵宾，又回到了逍遙谷。

另一方面，唐中琳、张有道、金玉嵒、关金凤姐妹，则是先一步到达。

两位管家郑宝山和王大同早亲自带人把宾馆客房重新整理过。

为安全和方便照顾起见，四座宾馆只用了两座，所有贵宾都集中在天字和地字两处宾馆。

贵宾十八人，再加上唐中琳、金玉嵒、张有道，不过二十一人，初每座宾馆有十五间客房，不但容纳得下，还多出九间。

二十一位贵宾中，都是逍遙谷的老客人。

只有张有道一个是新面孔。

关金凤姐妹仍回到原住的秘官。

为欢迎贵宾们重回逍遙谷，郑、王两位管家特地准备下盛宴，在逍遙大厅为众人接风洗尘。

本来，贵宾们从前在逍遙谷时，照样也是锦衣玉食，要吃什么有什么，但全体集中在一起大开盛宴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在从前，贵宾们大家各行各是，甚至互不闻问，由于这一次的大聚会，酒酣耳热，无形中彼此间都建立起进一步的友谊和感情。

但他们并未疏忽安全和警戒。

散席后。

所有轻伤和无伤的贵宾，自动编组来负责巡夜。

当然，郑、王两位管家，也派出家丁配合。



几天来，逍遙谷一直平安无事。

此刻，几位重伤的贵宾，伤势也日期好转，像黃山一怪宮三奇，便经常在宾馆外的草坪上，阔步散心。

经过这次灾难，这位一向性情乖僻的高人，显得似乎也比以前易于与人亲近了些。

由于始终得不到柳如眉和天龙会的任何消息，唐中琳显得很矛盾。

他一方面希望柳如眉率众来袭。

一方面又希望这段日子能一直保持平安。

理由很简单，若柳如眉率众来袭，便用不着再追查她人在何处，但如此一来，因贵宾中仍有不少人无法迎战，势必造成极大的伤亡。

想来想去，他觉得对方还是暂时别来的好，当初的四十八位贵宾，只剩下不到一半了，此时此地，总是休养生息的好。

就在一天午后。

唐中琳正要小睡一番，金玉嵒却忽然由外面慌慌张张的闯了进来，一面叫道：

“快出去看看，后面山坡上出事了。”

逍 遥 宫

唐中琳连忙取起长剑，急急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，莫非柳如眉那女人带人杀进来了？”

“不是那女人，是一个年轻小伙子，看样子只有十七、八岁。”

“小伙子怎么样？”

“从后面团坡上杀进来了。”

唐中琳不觉失声笑道：“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小孩子，有什么本事能杀进逍遙谷来？你竟如此大惊小怪？”

金玉嵒死气掰裂的道：“他年纪虽轻，但武功却高得出奇，连无情刀客吴子龙和他交起手来，都有些招架不住。”

“莫非无情刀客已和他打起来了？”

“若不打起来，我又怎知那小伙子武功厉害。”

“快带路，我去看一看！”

两人离开宾馆后，地往后面山上奔去。

唐中琳边奔边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金玉嵒道：“刚才用过午餐后，无情刀客邀我到后山走走，不想一到山顶，便见一个年轻小位于闯了上来。”

“你们就该问问对方的来意才对。”

“当然问过。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要到逍遙谷找这里的贵宾。”

“找哪位贵宾？”

“找已经死去的武林富豪，也就是天龙会的银象护法金震天。”

唐中琳心头一动，哦了声道：“就该问问他找金震天做什么？”

金玉岚道：

“当然问过，可是他不肯讲。”

“于是就打起来了？”

“吴子龙不肯让他往里硬闯，当然就非打起来不可。”

“你怎么不替无情刀客助阵？”

“我这两下子，你是知道的，帮忙也没用，只好跑回宾馆招呼你去助阵。”

说话间两人已奔上山头。

兵刃交击之声，早就遥遥传来。

金玉岚道：“还不错，吴子龙还能苦撑下去，如果听不到兵刃交击之声，那就准是无情刀客完了。”

但见就在山顶下方不远，两个身形纠缠在一起，双方一刀一剑，刀光剑影，有如织柳穿花般，在阳光下闪掠流动，耀目生寒。

由于两人打得太激烈，身形腾闪不定，唐中琳只能看出对方穿着一身锦衣，却辨不清面目。

以目前的情势看来，那锦衣少年果然占尽上风。

无情刀客只剩下招架之力。

无情刀客吴子龙在江湖上已算得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如今竟然不敌一名不足二十岁的年轻人，唐中琳又怎能不暗感心惊。

此刻，唐中琳第一件要做的事，便是要两人停下手来，而不是上前助阵。

因为对方要找的是武林富豪金震天，可见必定与天龙会有关，说不定可以因而查出柳如眉的下落，以及天龙会的现况。

同时，现在是大白天，对方不在夜间偷袭，却在大白天公然闯山，可见并无恶意，当然必须先问明情由，才可做下一步的处置。

于是，他一跃数丈，落身在距两人丈余外，大叫道：“住手！”

无情刀客吴子龙早已打得筋疲力尽，听得了唐中琳的喝声，立即仰身一个倒纵，退到一旁。

锦衣少年也停下手来。

唐中琳这才看清对方果然是个十七、八岁的少年。

这少年不但身手高得出奇，论相貌也是一表人才，猿臂蜂腰，秀拔英挺，配上一身锦衣，看上去有如玉树临风一般。

在这刹那，唐中琳不由暗暗称奇。

当下，唐中琳抱剑一礼道：“这位老弟，大白天闯上山来，究竟是何用意，还请先说明白。”

锦衣少年似非不通情理之人，看了唐中琳一眼，也抱剑一礼道：“兄台请先告知尊姓大名，在逍遙谷是何身份？”

唐中琳道：

“在下唐中琳，在逍遙谷只能说是一名外宾。”

锦衣少年哦了一声，立刻改容相见道：“原来閣下就是江湖人称霹雷剑的唐少俠，久仰久仰！”

唐中琳谦谦一笑，道：“不敢当，老弟过奖，请问老弟尊姓大名？”

“小弟金长城。”

金长城这三个字，在武林中似乎从无人提起过，其实这也难怪，以对方的年纪，必定是刚刚出道。

纵然武功高不可测，也必定鲜少人知。

唐中琳再道：

“金老弟到逍遙谷来，必定是有事而来的吧？”

“先前小弟已经说过了。”

“可是要找人称岳阳武林富豪的金震天大侠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金大侠是老弟的什么人？”

“家父。”

唐中琳不觉心头大感一震。

无情刀客吴子龙更是脸色大变。

吴子龙脸色大变的原因，不外是因为武林富豪金震天是他杀死的。

虽然那晚是金震天和上官亮先在羊肉汤中下毒准备将他毒死，在去收尸时被他猝然下手杀死。

但对金长城来说，那却是对方的杀父仇人、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对方的武功高过他，他又怎能不惊。

至于唐中琳，则是由金长城联想到玄机道长和乐天叟生死一局棋那件事上去。

黄山一怪宫三奇曾对他说过：武林富豪金震天有一个习武资质绝佳的好儿子，毫无疑问，这人指的就是金长城了。

乐天叟和玄机道长当年都想收金长城为徒，所以才打赌以

一局棋的胜负，决定此子谁属。

如今金长城就在面前，正可查证乐天吏和玄机道长的死因之谜。

当然，这事必须交给黄山一怪宫三奇着手调查，此刻，唐中琳最重要的事，便是如何将金长城引进宾馆去见宫三奇。

于是，唐中琳谈然一笑：“老弟既是金大侠的哲嗣，如今来到这里，当然也是逍遙谷的贵宾，快快请进！”

金长城冷冷瞥了无情刀客吴子龙一眼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

唐中琳道：“他是吴子龙。”

金长城哼了一声，还剑入鞘，道：“原来他就是无情刀客，小弟久闻大名，今日一见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唐中琳陪笑道：“二位素无怨隙，为什么一见面就大出手？”

金长城道：“是他不准小弟进谷，小弟在无奈之下，才不得不出手应战。”

“这叫做不打不相识，现在彼此已是一家人了，以后该做个好朋友才对。”

金长城没再说什么。

唐中琳立即吩咐金玉嵒道：“你陪这位金老弟先到我客房去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金玉嵒不解何意，也不便多问。

随即陪同金长城进谷而去。

原来唐中琳是要单独和吴子龙讲几句话。

这也正是吴子龙所希望的。

吴子龙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唐老弟，你看我该怎么办？”

唐中琳反问道：“吴兄先说说自己的打算？”

“我现在只有两条路。”

“哪两条路？”

“第一条路是设法把他暗杀掉，第二条路是我马上自动离开逍遙谷。”

唐中琳摇头道：“这两条路都不是好办法。”

吴子龙眨动着眼皮道：“除此而外，还有什么好办法，他老子死在我手里，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难道还要等着他杀我？”

“当然要另想办法。”

“老弟有什么好办法？”

唐中琳整了整脸色道：“依小弟观察，金长城不是个坏人，我们决不能因为他老子坏，就认为儿子一定也坏，以他的武功，我们正可好好加以利用，使他变成我们的助力，将来大破天龙会，说不定他将是一大功臣。”

“可是他若知道我是他的杀父仇人，他如何肯放过我？”

“我们可以不让他知道。”

“办得到吗？”

“除了小弟不告诉他以外，我想所有宾客也不可能告诉他这件事，待会儿我准备到各贵宾那里特别交待一声。”

吴子龙犹豫了片刻。

终于将心情放稳，点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听老弟的。”

唐中琳顿了顿道：“可是吴兄千万不能暗杀他。”

“难道老弟还不相信我？我吴子龙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。”

“小弟当然信得过吴兄。”

“我只是奇怪，这人小小年纪，武功怎会高到如此境界？”

“吴兄可听说过乐天叟和玄机道长生死一局棋的事？”

“江湖上这样的大事，我怎会不知道。”

“吴兄可知道乐天叟和玄机道长以那一局棋赌输赢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“这就不清楚了，难道老弟知道？”

“他们为的是要收这位金长城老弟为徒，如此看来，这位金老弟武功高到如此境界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”

“这事老弟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黄山宫老前辈告诉小弟的，事情出在黄山，当时他老人家正是黄山派掌门人，而且又和乐天叟、玄机道长是好友，他当然比别人知道得多。”

“这样看来，那生死一局棋之谜，就可以在金长城身上解破了？”

“小弟现在就要去见宫老前辈，然后再把金长城引去和他相见，也许吴兄不清楚，宫老前辈到迈遥谷来，目的就是为了设法查清那生死一局棋之谜。”



唐中琳到达黄山一怪宫三奇的客房时。

宫三奇正一个人在房里喝闷酒。桌上摆的，仍是 he 最爱吃的家常豆腐和韭黄炒肉丝，以及一壶红烧刀子。

这位老人的伤势，目前已将痊愈。

除了精神上孤独一点，行动上已无多大影响。

如今，他对唐中琳早已刮目相看，一见唐中琳进来，不但不再冷漠相信，反而显得十分关切。

唐中琳施了一礼道：“老前辈好！”

宫三奇连忙欠了欠身道：“是不是要来陪老夫喝两杯？”

唐中琳笑道：“晚辈不想喝酒，只想和老前辈谈件事。”

“哦！有事就坐下谈，是不是已得到天龙会的消？”

唐中琳在对面坐下道：

“晚辈是来和老前辈谈另外一件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你说！”

“当年乐天叟和玄机道长生死一局棋那件事。”

宫三奇放下酒杯，目光闪动：“莫非你已帮老夫查出真相？”

唐中琳笑道：“晚辈只是想问问，当进两位前辈高人是为了争收弟子而赌的那局棋，他们争收的那位弟子是谁？”

“老夫不是说过吗？他们抢着收徒的对象，就是金震天的儿子。”

“老夫一时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。”

“老前辈是否见过此人？”

“见过。”

“是不是叫金长城？”

宫三奇哦了声道：“正是叫金长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唐中琳随即把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逍 遥 宫

宫三奇大喜道：“快快把他叫到老夫这里来，老夫这次进逍遙谷，总算有了收获！”

第二三章

唐中琳回到自己的客房，金玉嵒正在陪着金长城闲谈。

金长城一见唐中琳回来，便迫不及待的问道：“唐兄，快告诉小弟，家父在哪里？”

唐中琳总算沉得住气，指指金玉嵒道：“老弟刚才必定问过他，他怎么说？”

金长城道：“这位本家金兄说，他是最近来的，连家父是否住过这里都不清楚，所以小弟才要再请问唐兄。”

唐中琳完全放下了心，金玉嵒这样因答对方，最好不过。

他道：“令尊前几天已离开逍遙谷，老荣目前是见不到他的，现在我想请老弟去见一个人。”

金长城大感失望，皱着眉头问道：“还要去见哪一个？”

“这人老弟一定认识，黄山派前任掌门人宫老前辈。”

金长城忽然面泛喜色道：“什么？他老人家也在这里？”

“正是这里的贵宾。”

“他知不知道小弟来了？”

“我刚才经过他门前，把老弟的消息告诉了他，他要我马上陪同老弟到他那里去。”

金长城立刻站起身道：“想不到在这里能见到宫老前辈，就请唐兄引路。”

两人很快便到达宫三奇的客房。

房门是敞开的，金长城抢前几步，进得门去，望着仍在喝酒的宫三奇，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道：“晚辈金长城，拜见掌门人宫老前辈！”

宫三奇也还了一礼，瞪大了两眼道：“几年不见，你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而且看起来比以前更有出息。”

金长城不生晚辈之礼，礼貌的一笑道：“掌门人过奖了！”

宫三奇摇头道：“别再称呼老夫掌门人，老夫现在不但不掌门，连窗子也没得掌的，依且坐下。”

金长城直等陪同进来的唐中琳落了座，才也在一旁坐下。

宫三奇随即开门见山的道：“老夫要唐少侠把你请到这里来，是要查证一下当年乐天叟和玄机道人下棋的事。”

金长城一听宫三奇提起来乐天叟和玄机道长，脸上立即露出肃然起敬的神色，同时双目中也涌现出泪光。

显然，他对这两位有着知遇之恩的前辈，心怀孺慕之情。

他望着宫三奇，等待再说下去。

宫三奇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当时你在不在场？”

金长城揩拭了一下泪水道：“若晚辈在场，两位前辈高人之死，何至成谜。”

“你可知道那事是因你而起？”

金长城点点头：“晚辈知道。”

宫三奇哦了一声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大概在出事的一月之前，两位前辈高人到岳阳，有一天，他们在岳阳楼喝酒，晚辈随侍在侧。”

“他们在岳阳楼喝酒时说过什么？”

“两位前辈高人争着要将晚辈收归门下，他们先是猜拳决定胜负，又觉得这样不够郑重，最后，才决定到黄山大石坪下棋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跟到黄山去？”

“那时晚辈年纪尚小，家父和家母都不准。”

“那么令尊是否同意你投在他们两入门下？”

“家父完全同意，而且两位前辈高人在岳阳时，家父还和他们见过面。”

“令尊可曾和他们说什么？”

“家父对两位前辈高人说，等他们的棋局决定胜负后，就在宫老前辈的黄山派总坛等候，家父会亲自带晚辈到黄山向胜的一方行拜师大礼。”

宫三奇问到这里，连在一旁的唐中琳心里都有了数，杀害乐天叟和玄机道长的，必是金震天无疑。

只是，金震天为何要杀害这两位高人，似乎还未弄清楚。

不过，唐中琳心里有数，这事必定与天龙会的红宝石矿有关，正因如此，所以他在秘宫里，曾当面质问过柳如眉，可惜的是不会得到答案。

只听宫三奇再问道：“几年前令尊已参加了天龙会，这事你知道吧？”

金长城面现惭愧之色，顿了顿才道：“晚辈知道，不过晚辈当时只知家父参加了一个什么秘密组织，并不清楚这组织叫天龙会。”